

● 托米 多伦多华侨

群虽多,我能一手掌控

托米是一位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侨。3年前,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从联想集团辞职,来到多伦多发展。如今,他在当地一家名叫“魅力中国”中文电视的公司工作,从事传媒、广告、视频拍摄业务。不断发展的微信群在加拿大华侨华人圈中广受青睐,托米更是热衷于此,他统计了一下,自己竟加入了118个群。不过,按照托米的说法,“群虽然多,但我能一手掌控。”

起初,为了方便工作,托米和几个同事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尝到甜头后,他对微信群的热情越来越高。他不仅自己主动建群,也愿意被别人拉入不同的群。“现在数下来才发现我加了118个。”托米说,这里面大概有6个是自己建立的,其他的都是被拉进去的。类别有工作群、家庭群、同学群、社区群,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群。

托米解释说,因为在异国他

乡,华侨华人工作五花八门,联系十分紧密,因此,每次聚会都会尽量把大家拉到一个群里。“这样(指加群后)有事情的话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出主意,显得更团结,大家的心也更近了。”

这么多群,会不会占用太多个人时间?托米坦言,刚开始时确实有这方面的烦恼,感觉生活被微信群“绑架”了;但现在他基本只看自己关注的群信息。经过他的引导,当地华侨华人朋友现在也很注意聊天话题的公共性,一些私人话题少了许多。

在托米的群中,也有一些他的外国同事和朋友。托米说,因为语言问题,外国人操作微信群还需要懂中文的人帮助,在他们眼中,微信群是把信息传递给华侨华人的有效途径。“不过,加拿大外国朋友更喜欢国内像‘朋友圈’这样的社交平台,他们喜欢分享内容,而不是特别喜欢群聊。”

本报记者 彭训文采写

● 王德江 公益行俱乐部群群主

我们是幸福快乐的大“家庭”

年初,哈尔滨市新一届青联委员成立一个公益群体,我有幸担任召集人。可如何开展工作,心中茫然,没有思路,空有激情,不知如何下手。接受建议,先建立一个微信群,冠名“公益行俱乐部”,然后开始招兵买马。

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就有200多位委员参与,而且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面,于是乎,大家互相介绍自己,好不热闹。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条微信信息让我们了解到哈尔滨特殊教育学校的桐桐老师一直靠着自己的力量努力资助着学校里的盲、聋、哑孩子。于是大家一致决定,第一个活动就从这里开始。

3次去学校和桐桐老师和学生们面对面,我们掌握了最真实的需求,例如:上百名住宿孩子理发、洗衣成问题;很多孩子从没做过专业视力检测;好多孩子渴望喝到蓝莓果汁,因为喝过以后对眼部疲劳的恢复和润泽非常有好处……

怀揣着忐忑,我回到群里和委员们进行交流和探讨。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这个词汇足以形容那精彩的瞬间,群里喷发一条一条令人感动的词汇,瞬间满屏:

我是经济界的委员,我的企业生产蓝莓饮料,需要多少?我免费提供!我是医疗卫生界的委员,我可以组织眼科医院专家现场视力检测筛查。我有美发中心,可以上门为孩子们免费理发……

十几分钟,所有的事情被素未

谋面的委员们认领一空,还有一条信息不停地涌出来:

我能帮助孩子们学习美容的技巧和专业设备的操作。

我能提供按摩班学生的实习场所。

我能干什么?

需要我做什么?

……

那一刻,幸福感满满的,因为我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庭,而且充满着爱。

经过认真组织和准备,十几天后我们来到了这所特殊教育学校。

十几名眼科专家使用各种精密仪器设备对盲童进行各项筛查;几名帅气的理发师在为孩子们剪发;几名女委员帮助住宿的孩子更换崭新的被褥床单;美容学校的老师对美容技能班的同学给予专业培训;教室里堆放着蓝莓饮料和大家精心准备的刚烘培出来的美味蛋糕……

忙碌的一天,疲惫的同时也深深让我们感知到了真情付出后的喜悦。不到一年,我们已经发展到近400名群友,其中包括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

我们抚慰天津爆炸中遇难消防战士的家属,捐助边境地区贫困学校,给中国人口最少民族之一的赫哲族学生发放棉衣棉鞋,为百万爱心衣橱募集善款……每一个群友都在努力地付出并快乐地投入其中。

公益行俱乐部——一个公益的群,用最舒服的方式,体验着社会公益事业的快乐,体会着参与其中的美好。

● 林女士 武汉

班级家长微信群,欲退不能!

武汉林女士的女儿甜甜顺利升入了幼儿园大班。新学期,新老师建立了一个新的班级群,老师主动晒了自己的照片以便让家长和宝贝们认识自己,同时她提醒家长们也可以在群里晒晒宝贝的照片,让老师加深印象。

接到“指示”后,妈妈们就开始在群里各种“晒娃”。林女士赶紧掏出手机挑照片,不想其他妈妈们早已将娃的照片陆续上传,有晒娃在日本迪士尼的,也有在泰国海滩的,有晒娃坐飞机的,更有发坐高铁特等座的……林女士一边看热闹,一边感叹宝贝们丰富假期生活背后透出的各种特别味道。

作为家长,一开始林女士是有爱的。孩子上学,热心家长建立了班级微信群,把家长们都加了进来,当然还有老师。她有了一种终于找到了组织的感觉。自从进了家长群,能看到老师留作业的内容还有学校的通知、布置,能第一时间知道宝宝的情况等,这简直是直播神器……

“可是,那么一小撮家长们,你们不要那么清闲

啊!人家正上班,手机在那咣咣滴,不到半小时拿起来一看信息就99+了。我可以先屏蔽,我可以调静音,可是不能不看啊。一旦老师有交代怎么办?”

“貌似这晒照片也有学问,一张张不经意的照片,背后都隐隐透露着某种讯息。”林女士正在纠结要不要上传甜甜的照片时,另一个妈妈晒了一张孩子从一辆玛莎拉蒂豪车里下车的照片。看到这里,林女士马上把“发送”改点为“取消”,“不想传了,感觉不晒国外游,不晒豪车就没法‘愉快地玩耍’了”。与林女士所预想的一样,自打那张“豪车娃照”晒出来后,群里原本积极的晒娃节奏就戛然而止了。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今天,你被“群”了吗?



每天睡觉前,今年27岁,在广州某国企做秘书工作的王风(化名)总是习惯性地拿起手机,点开微信群浏览一番。看到接连蹦出几十条未读消息,王风说:“一定又被拉进了什么群。”果然,当他拿起手机,发现自己被同学拉入了一个大学交流群。

你加入或被拉进了多少微信群?本报记者近日向周围朋友、同事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数量10~15个的占60%,10个以下的占30%,15个以上的占10%。最夸张的是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华侨朋友,竟加入了118个群。

该不该加入微信群?如何用好微信群?怎样处理好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为此,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部分微信用户和专家学者。

■ 网络互动交流成常态

“我刚工作的时候,大家见面认识都先递名片,现在又加了一道程序——互相加微信。工作两年来,我被拉进了五花八门的微信群,现在算下来有50多个。”王风说,利用微信群,他和不熟悉的陌生人也能聊得火热,这让他的交际圈越来越广。

如今身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多伦多华侨托米,在当地一家名叫“魅力中国”中文电视的公司工作,对微信群更是乐此不疲。

“我对微信群的热爱源于我建立第一个群后获得的感动。”托米说,来到多伦多后,初来乍到的他把认识的华侨华人朋友和在内地朋友拉进了群。“大家的鼓励和无私地传授经验帮我度过了移民初期的苦闷。”托米说,后来,越来越多想移民的朋友请求入群,他还把美国、加拿大的同学也拉了进来,大家聊得多了,感情更近了。“有时候聚会,整个加拿大认识的朋友都会来,很多人还是开了几个小时的车过来的。”

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留学生马同学的手机微信里加了10个微信群。“基本都是同学群,没有自己建的,都是被拉进去的。”她对本报记者说,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都喜欢用微信群,除了能突破住地和学科的限制,还可以减省一些联系费用,丢了联系方式

性,这是网络空间基于“熟人社会”建立的一种互动交流的新形态。

■ 交往增多让心更远?

加入或是被拉入的群越来越多,很多苦恼也随之产生。

王风有这种体会,“我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拿起手机看看,生怕错过了群里的消息。但仔细想想,其实没刷到太多有用的信息,而且能聊得深的朋友反而少了。”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看来,人们的社交圈由强关系的内核圈和弱关系的外层圈构成。微信群的

功能之一是不见面、不认识的人也能形成社群,这就可能使外层圈的交流冲淡了内核圈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似多了,关系却变淡了。”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院长、教授曾祥敏从信息传播角度向本报记者分析了这种基于内核圈的“强关系”。在他看来,微信不以速度而以便捷见长,是一种数字化人与人之间的强关系的类型媒介。“便捷性加速了附带人际关系的信息在同事、朋友等利益共同体之间的传递。然而,因为信息控制的方式改变了,把关人的权力转移了,个人传播成为可能之

错过什么工作,看吧,又没那么多时间。”还有一些“群友”,喜欢在群里撩拨一些不相干的话题,谈私事、晒私照,“大家上班在一起,下班回到群里,还是在一起,这其实是混淆了工作群和朋友群、工作和生活的界限。”

“大家不孤独,但可能孤僻。”在陆益龙看来,微信群的互动交流与现代社会的浮躁相关,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社会学把这种交往叫做“不在场交往”,它使人们交往的频率增多,但也可能让传统的面对面的“在场交往”逐渐减少。

“最让人担心的是个人独立空间因此受到挤压,理性思考的时间变少了。”陆益龙认为,长期来看,碎片化的社会交往可能会让人们的思维、审美发生变化,这也是一些商业诈骗、影响公共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得以为微信群滋生的原因之一。

■ 多数人无法离开微信群

问及是否会彻底离开微信群,记者采访到的大多数用户坦言还下不了决心。

对于目前的微信群,很多人采取的方式是关注重点群。“我只关注兴趣相近、志同道合的朋友群和同学群,其它群一律设成‘群消息屏蔽’(微信群一个功能)。”马同学说。

王风则把群分成了工作群、朋友群、其它信息群3类。“前一类我只要有空都会看看聊天记录,后两类我只是偶尔翻一翻,对不感兴趣的话题一律不‘深聊’。像一些临时性的会议群、出差群,一旦结束就顺手退出了。”

陆益龙强调,作为独立的人,应该培养注意力和理性态度,要有经过独立思考后的选择,懂得适时“退出”,而不是疲于“刷”各种群信息,“看热闹”。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营造一种健康的、积极的社会心态同样十分重要。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让很多人来不及反思。但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往往需要我们反思其带来的对社会、文化、伦理等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对人们媒介素养的培养,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曾祥敏说。

问:有人说微信群让信息交流更便捷,有人说微信群是一种“信息绑架”,加剧了现代人的孤独,您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曾祥敏:微信群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在媒介传播史上,就曾有知识沟、数字鸿沟等的探讨,都是探讨不同人使用不同的媒介时可能遇到的困惑。

同理,微信群在缩减交流成本的同时,也在用标签把人的身份固化。从学术上看,互联网是否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还存在很大争议。有人用“信息茧房”、“信息巴尔干半岛”来形容互联网上的这种“小众传播”,批评它在形成同质群体的同时,也屏蔽了异质群体的相关信息,甚至导致偏见的形成。

专家访谈

新媒体应有幸福指数

——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曾祥敏

本报记者 彭训文

们可以期待它的进化。

问:您认为人们应该如何利用好微信群?

曾祥敏:微信群将是我们在信息时代的生存方式,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总体上看,有两个容易被忽视的基础逻辑值得强调。

一、现代社会,注意力不是廉价的,而是稀缺资源。各式各样的

新媒体层出不穷,而注意力资源是有限的。在资源争夺战中,信息消费从满足刚需变质为刺激性消费。如何合理分配注意力、维护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媒介素养是一个考验。

二、人们应该保有退出的权力。人们对互联网赋权的认识一般停留在“获取”上,似乎自动放弃了“删除”的权力。如果一些微信群剥夺了人际关系的自主空间,甚至僵化了人际关系的弹性,那么退出机制是必要的。这也是符合科学原理的。任何系统都需要正反馈注入能量、负反馈维持稳定。因此,新媒体除了有技术参数,还应该有幸福指数。技术可以千变万化,以人为本不能变。

班级家长微信群,欲退不能!

啊!人家正上班,手机在那咣咣滴,不到半小时拿起来一看信息就99+了。我可以先屏蔽,我可以调静音,可是不能不看啊。一旦老师有交代怎么办?”

“貌似这晒照片也有学问,一张张不经意的照片,背后都隐隐透露着某种讯息。”林女士正在纠结要不要上传甜甜的照片时,另一个妈妈晒了一张孩子从一辆玛莎拉蒂豪车里下车的照片。看到这里,林女士马上把“发送”改点为“取消”,“不想传了,感觉不晒国外游,不晒豪车就没法‘愉快地玩耍’了”。与林女士所预想的一样,自打那张“豪车娃照”晒出来后,群里原本积极的晒娃节奏就戛然而止了。

